

英國登山隊獲准

# 攀登中國大陸之公格爾山

黎天佑

倘各位讀者有留意登山消息的話，一定會留意到最近中國大陸開放了八座新疆地區的山峯予海外登山者申請攀登。

首隊獲得批准的是日本登山隊，彼等將於一九八一年春，由北坡嘗試攀登額爾斯士峯（EVEREST NORTH RIDGE），以近年來日本海外登山者的聲望，此行成功機會極大，倘能成功，即可成為第三隊自一九二一年以來成功登峯頂之隊伍，亦為第一隊海外隊由北坡登頂。（註其餘兩次由北坡登頂記錄為一九六〇年及一九七五年中國登山隊所攀登。）

第二隊外國登山隊申請獲准者為西德，至於第三隊則為英國。各讀者如有留意報紙新聞，亦會獲悉該隊領隊在北京和中國登山會商討詳情細節後，取道經香港回英國。當時香港部分報紙亦曾加以報導一番。惟對於香港的登山發燒友，相信均欲一知其詳。

筆者有幸，於是日英國登山隊之領隊在港期間，蒙一九七五年額爾斯士山隊之營地管理（BASE CAMP MANAGER）（ANDRIAN GORDON）哥頓先生介紹下與該兩隊到九龍山一起攀石，並於事後參予彼等所開設之講座，於言談及講座間對彼等此行有一較深認識。筆者之朋友於事後獲悉後，皆對此事興趣甚深。慨香港登山健兒大不乏人，組隊遠征者亦於近一兩年內數目大增，就筆者所知，在二月份之農曆年內至少有四隊至五隊登山者遠征台灣，筆者不知或遠征其它地方者更難定其數。特別是野外雜誌的成立後，更將遠征及攀石等運動，大力推廣，拓展。香港攀石者大都有着濃厚的興趣，優良的技術，更加上良好的外國

器材，除日本外，在東南亞應屬首屈一指，一個人以為，香港登山者的裝備及知識，較台灣及中國大陸有過之而無不及，體力及經驗除外。（倘能在自己的國土上發揮，定能掌天時、地利，人和之便，再加以中國內陸待開發的峻嶒崇山正多的是。）

筆者於此特別對此次英國攀山隊之行作一報導，以便野外雜誌讀者亦能一廣視野。

首先未報導是次行程前，筆者希望各讀者有一概念，就是中國大陸開放部份山峯予外國登山者，論吸引，論陣容，論哄動當然首選日人攀登之額爾斯士北坡，畢竟額爾斯士是世界第一高峯（實高29028英尺）。但是在歐陸的攀山界中，看法可有小許出入。要了解的是，在歐陸來說，大部份的山峯都已被人從一條或多條路線攀登：（歐陸的攀登方式在戰後有着很大的改變，惟限於篇幅，容筆者日後再詳述。）從而對每一山峯附近的環境，皆已被探索清楚。亦因此攀山者失去了部份探險的真義。攀山者只要定下目標，參閱前人遺留之資料，拖步就「攀」，加點運氣及技術，倘一次不成，也可再接再勵。直至成功。但是今次英國攀山隊的目標公格爾山（KONGCUR）位於新疆之西部，附近的地理環境亦未被正式探查，在地圖上空白一片，附近了無人跡。當英國登山隊之領隊向中國北京方面索取資料時，得到的只是一張手繪的簡單山脊線圖。就連此山的一幀照片也沒有，更遑論前人的攀登資料了。

好了，其它的說得太多，就先在此介紹一下此行兩位領隊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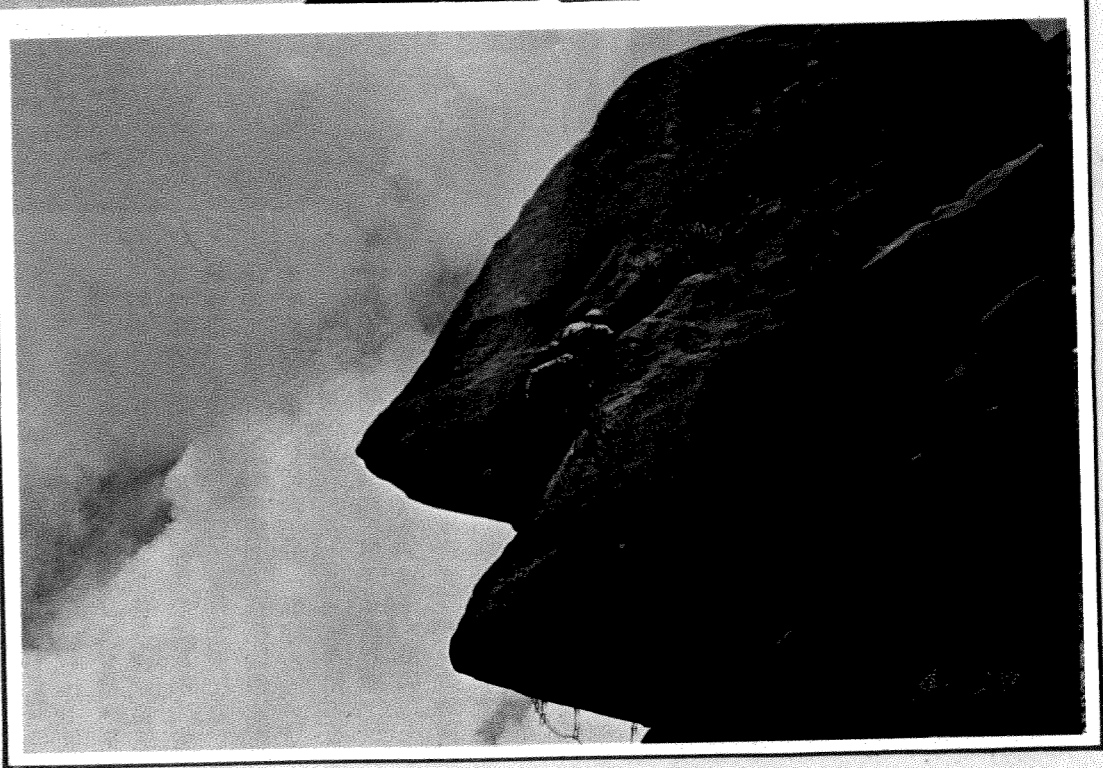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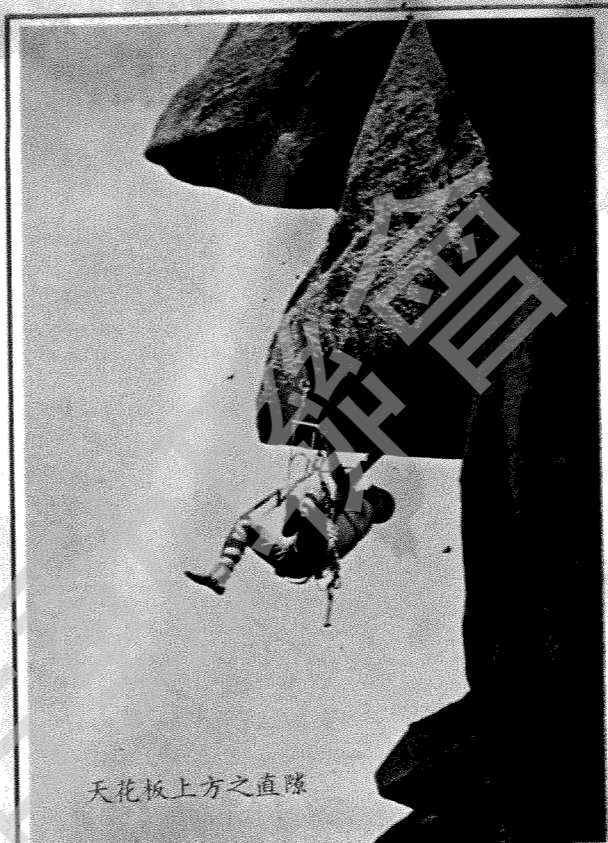
領隊為米高·華特醫生（DR. MICHEAL

關係，我才感覺到此綫的難度，必須更小心地發力上攀。但因為繩子在防護者和我之間已成九十度彎曲，已不容易隨我一起移動，還險些把我拉下，我立刻大叫「Slack」，並像螞蟥一樣伏在石上，抑制着自己的恐懼，而那該死的亂草刺得我眼鼻酸痛，但也理不得那麼多了，因為可能隨時墮下，從這裏掉下，雖不致落到地面上，但天花板下突出的數塊石角，足可威脅攀者，唯有拼命用左右手擠進石隙，而左右脚亦只蹬着少許冬菰，慢慢向前推進。渡過此關後才知繩子可能夾進石隙中，才令我如此狠狠，手上自然又留下多處「戰績」，至此，再攀上一條有石頁、防護點、把手及立足點均非常好的直隙，便到達石頂，再躍過那數呎

關的大石巷，將徑帶繞到石鼓上，做好一切防護，等待後攀者拆回我們的器材。

總結此綫，全程均充滿趣味性、驚險、緊張兼而有之，既可練習器材攀登，又不是如此單調，後半段的徒手攀登亦有一定難度，可提高攀石技術，同好們不妨一試。

天花板上之直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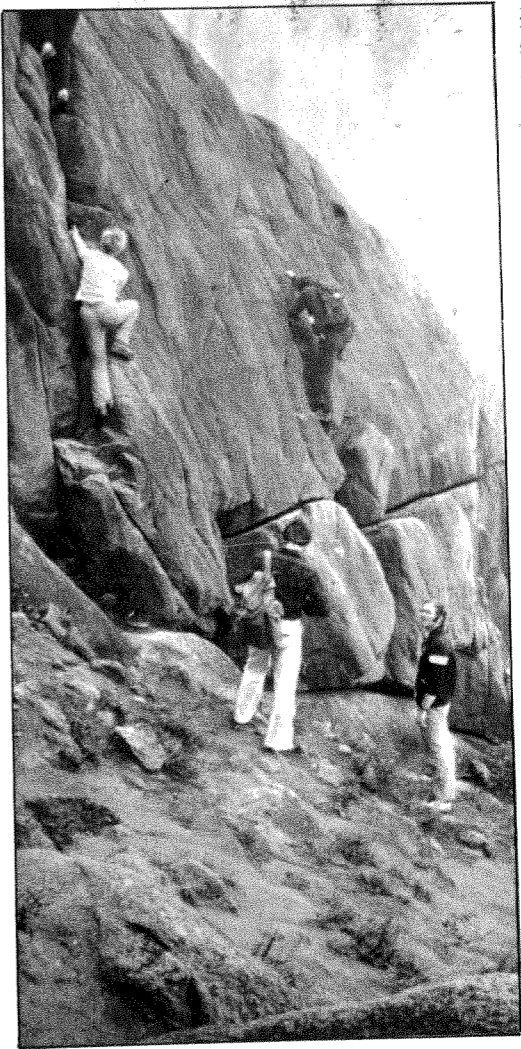


WARD)，英國人，現年五十四歲，現為額爾七峯協會主席(MT. EVEREST FOUNDATION)。曾為一九五三年額爾南坡(EVEREST SOUTH COL ROUTE)登山隊之隨團醫生，亦為人類有史以來首登額爾頂之高原地帶逗留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對人類在高山生活的反應作出一定性的探討。華特醫生本身亦是一名登山活動的愛好者，有豐富的攀登歷史。就日前在港與筆者一塊攀石時，充份表現出其攀登能力及經驗。(該日為三月二日，天氣十分惡劣，飛揚嶺大霧及大風，該日活動實刺激非常，倘日後有機會，定當再行補述，以供同好。)

華特醫生早於一九七二年已去函中國攀山會，申請攀登此公格爾山，惟直至最近中國方面批准時，始知此山未經攀登。

與華特醫生一同來港的就是在英國非常有名氣的基斯丁·保寧頓(CHRIS. BONINGTON)先生，亦為英國人，現年四十七歲，為職業登山者，攝影家，作者，攀登歷史甚廣，青年時為追求理想，放棄了美好的事業前途。(詳情各讀者有興趣可參閱保寧頓先生的第一本自傳：我選擇攀山(I CHOSE TO CLIMB)及第二桃源(THE NEXT HORIZON)曾為三次喜馬拉雅山登山團的領隊，詳情可參考其分別之四次攀登記錄，章加班(ANGABANG)安那巴魯南壁(ANNA-PURNA SOUTH FACE)，額爾西南壁(EVEREST SOUTH WEST FACE)以及額爾一困難的攀登(EVEREST-THE HARD WAY)。而後者在當時(一九七五年)是被登山人仕稱為「當代最後一大難題」(THE LAST GREAT PROBLEM)。先後擊退五次不同國籍的探險隊。其它不刊登於書本上的攀登更是不計其數，以保寧頓先生的經驗，此公格爾山之行，在安排上應得駕輕就熟之便。

簡述過兩位領隊後，就要介紹一下彼等此行所攀登之公格爾山(KONGUR)了。此山位於大陸新疆以西，喀什市以南(KASHGAR)，極之接近蘇聯邊境，喀什為從前中國通商絲綢大道上之要站。公格爾山高七七一九公尺或2538H，英尺。(日前某報登此山高3,533英尺實為誤刊。)讀者諸君可在本港之書局內所



此照片攝於天鷹石(AQUILA CRAG)正中攀登者為保寧頓先生，穿白色上衣者為華特醫生，下角為哥頓先生，左下角背向鏡頭者為香港攀石老前輩，梅里先生。

售之中國地圖內查出此山之確實位置。據中國攀山會透露，此山未有被正式攀登之記錄，而彼等對此山之資料亦甚少。就是連此山之附近地理環境也未被正式勘察。接近此山之河流及冰川皆未架有橋樑，故謂華特醫生此行，將探險及攀山，及科學探討合而為重。較日本人循舊路攀登額爾遠較為有意義。

另外一點引起歐陸人仕注目的，就是長久以來，攀山者對喜馬拉雅山羣峯的攀登有着獨特的方法，稱為喜馬拉雅攀登法(CHIMALAYAN STYLE ASLENT)。程序就是沿攀登路線設立營地，定索，從而固定補給線，因而攀山者受到一定的保障，但此舉往往要動用

大量的人力，物力，及一切資源，就舉一例，一九六三年美國人攀登額爾時，動員了九六〇人，其中計脚夫九四一人，登山隊員一九人，另外廿七噸裝備，總共用去經費美金拾七萬五千元，而結果只是六名登山者到達頂峯。

但自七十年代後期，人們開始摒棄此等大規模之登山方法，取而代之者為流動性較強，個人技術要求較高，人力，物力，資源都較少之攀登法，稱為亞爾卑斯攀登法(ALPINE STYLE ASLENT)。程序就是在山脚設立營地後，即在最短的時間內，以最快的速度攀登此山，而其中比較注目的就是在一九七五年夏兩位奧國登山者英豪·密士那(Reinhold Messner)及彼得·夏巴拉(Peter Habeler)兩人合作攀登位於喜馬拉雅之八千公尺高之喜頓峯(HIDDEN PEAK)。

兩種方法的攀登各有長短，倘有機會的話，筆者他日再與各讀者作一比較，分析。但肯定一點後者的攀登法，指亞爾卑斯攀登法，對登山者的要求較嚴格，誠然攀山者對自己的技術，選擇的路線有一定的信心，要能應付一切能預見之危險(SUBJECTIVE DANGER)。但倘有突發性的意外(OBJECTIVE DANGER)時，例如雪崩，突然變化的惡劣天氣等時，則只有攀山者依靠自己的意志及技術，始能自救。但喜馬拉雅攀登法則予登山者一種有力的保障，如從較高之營地沿定索退下到較低之營地，或依靠大量的補給維持到其它人仕到來援救，或靜候至天氣之好轉。

筆者長篇大論的說明上述兩點主要就是要說明華特醫生今次此行將會是選擇後者亦即是

亞爾卑斯攀登法。亦是因此一原因而引致歐陸攀山界人士對此行的關注。

預計今次公格爾山之行，彼等將會有十一人計職業登山者四名，科學家兼攀山者四名，電視記者三名，另加中國方面的聯絡員，及可能之一兩名腳夫。約共計為十四至十五人。

據華特醫生表示，是次行程將為一九八一年六月至九月內，但由於該地區未經正式開發，故彼等將於本年六月左右組織一隊四人左右之先行團，希望能用四星期左右的時間內登上該山之南坳(SOUTH COL)及西坳(WEST COL)，以求一窺該山之環境，從而選擇最佳之攀登路線。

屆時保寧頓先生將會率領此先行團，為正式之攀登作出一番預備工夫。預算彼等將由喀什市乘車至最近公格爾山之地方，然後徒步前往，預算乘車及徒步各需兩、三天，彼等將要強渡數條河流並建設繩橋，以留待它日正式攀登時橫過。至於此先行團會否由英國取道經香港則尚未可知。

至於費用方面，彼等預計約為二十萬英鎊，合港幣貳百萬。經費來源最主要是得到各大機構的贊助。以及探險歸來後銷售新聞及書籍之版權費。保寧頓先生於言談間透露，彼等考慮在香港找尋贊助人士或機構之可能性。至於今次華特先生之公格爾山一行是得到額爾爾士峯協會的全力支持。

最後，筆者收筆之前，希望能借此機會，多謝哥頓(ANDRIAN GORDON)先生協助安排筆者與華特醫生之會面和提供寶貴資料。以便向本港各攀山發燒友報導此一壯舉。

攝於是晚講座後，由左至右為黃君，保寧頓先生，香港攀協李耀佳兄及友人奧利華·溫。

